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34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大井巷旧颜

大井巷,不足百米,老门东一条很短的小巷。

巷内没一棵树,没一家小店,砖墙斑驳的几家大杂院,住户少许,安安静静。小巷南接三条营,北连膺福街,又与大、小荷花巷交会,四通八达,过路的行人不断,白天夜晚,凌乱的足音,给巷内平添不少人气。

大井巷北口,墙边凹进一块空处,两边墙角长出薄薄的绿色苔藓,湿湿的。中间站着一口古井。圆形的青石井栏,四周镶嵌着大石板,边沿有淌水的沟槽。五六个人同时洗菜、洗衣也不拥挤,盆桶里溅出的井水也不会弄湿他人。

小时候,奶奶多次叮嘱我:“晚上不要去井边!”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过,从前有蟒蛇几次爬出古井,盘踞巷子里,吓得路人惊叫一声,掉头就跑,赶紧从荷花巷绕道去豆腐巷、新民坊……至于为什么叫大井巷,没听老人说过它的历史故事,也不知有什么文化传承。长大后,也没翻寻资料,追溯短巷的沧海桑田。

记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老门东人家还没通上自来水,屋内墙角置放一口水缸,存放几桶井水,放块明矾,等水清澈之后,便可一瓢一瓢地舀出来饮用。

小雪时节,寒意渐浓,井水也由凉变暖,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腌大青菜。首先把买来的大青菜一棵一棵地抱到天井里、街道旁,整整齐齐地晾晒。有的窗台上还横放几棵。行走在巷子里,仿佛漫步在一畦一畦绿意盎然的菜地里,令人心神舒畅。

洗菜的时候,从早晨到傍晚,男男女女挤在古井旁,将晾晒后的大青菜一棵一棵地洗净、沥水,然后放进大木盆里,撒上适量大子盐揉搓几下,再放进腌菜缸里,每层再撒上大子盐,最后压上青石块,腌制一段时间,腌菜便可吃了。

腌菜,冬季饭桌上当家菜。切半棵与排骨炖汤,可媲美老母鸡汤的鲜美,还降燥祛火,保健身体。如若切碎成腌菜花,炒盘腌菜花毛豆、腌菜花干张或肉丝,也是一份既价廉物美,又便捷的下饭菜。爱喝酒的,三天两头,从腌菜中间摘几根嫩黄的菜心,切碎拌上花生米,浇些麻油,爱吃辣的,拌点稀辣椒,色香味俱全,喝酒聊天绝佳的佳肴。小时候,只要饭桌上飘出菜心花生的香味,我们总要找机会偷吃一两筷子,立马逃之夭夭。

大杂院里老屋没有卫生间,大小便要跑去街边公厕。早晚人多,方便还要排队。家中昏晃晃的马桶、痰盂,供女人使用。多少代男人,都承受过“方便”并不方便之痛。

大井巷古井对面的那座公厕我一天去几趟。小时候在家屁股焐不热,就想溜出去玩,怕家长不准,佯装尿急,拍着小屁股,跺着脚,对大人说声:“我要上茅司(厕所)。”话音未

落,就冲出家门,飞奔而去。外面玩得时间长了,怕挨骂,又谎说茅司人多,或说有工人掏粪,要等。那时,小孩把上茅司作为借口,溜出去玩,叫“尿遁”“屎遁”,像《封神榜》故事中的土行孙会土遁一样,脚在泥土地上一踩,霎时人就钻到地底下,溜得无影无踪,土遁了。

后来,我将这种事写了篇儿童小说《会“土遁”的孩子》,发表在1982年的《少年文艺》上。

大井巷北段巷口,公厕旁有块空地,大家叫它“高屋堆”——一座两三米高,比篮球场大的土堆,没种花树,没建棚屋与亭阁,空空旷旷,场地却平平整整,大人小孩都喜欢登上高屋堆。在上面走走转转,玩玩闹闹。

冬天,阳光和煦的上午,大井巷杂院里的妇女,拎着竹椅、板凳,三三两两,来到高屋堆上,聚在一处,一边晒太阳,一边缝补衣裤,纳着鞋底,说着家长里短。说话声、嬉笑声在暖风中飘散着一种祥和的味道。

夏日,月色清凉的夜晚,大人孩子爱在高屋堆上乘凉。这里地势高又空旷,无遮无挡,风大,凉爽,人们舍不得移步他处,等风来吹。

早春二月,春暖花开,中小学生在高屋堆放风筝。方的、圆的、长的,老鹰、蜻蜓、蝴蝶,各种风筝,驾春风,追白云,在天空忽上忽下,忽远忽近,奇姿妍态,令人心醉神迷。

怕风筝飞远了,飞累了,赶不回来吃饭。我们会叠几个纸圈,写上“饭”“菜”字样,套进绷得紧紧的牵线中间,让风儿一程一程地送上蓝天白云间,喂养它们,希望风把我们幻想、愿望送向更远的地方。

七十余年,手再没抓过系着风筝的长线,如今好想再有座高屋堆,让自己沐浴春风,再放一次风筝,重温一回童年自由自在的快乐。

大井巷口没有住家,是块数百平方米的露天菜场,上午买菜人多,特别热闹。

菜场东首,有辆老式的红色救护车,24小时在这里待命。出警时,穿着帆布防水衣的消防员,还用手摇着挂在车上的大铜铃,“叮叮当当”一响,菜贩行人立刻闪出一条救火通道,无数双眼睛目送远去的车身,双手合掌祈祷车到火灭,岁月平安。

消防车也算庞然大物,开走之后,巷口对面的茶水炉门前一下子显得宽敞不少。茶水炉后面上午是小茶馆,傍晚变成小剧场;扬剧、淮剧、黄梅戏轮番演出。有时还做书场,说书人拍着惊堂木说《水浒》《封神榜》《七侠五义》……

茶水炉是同班同学尿子家开的,我不懂戏,只要有人说书,我是一场不落地让尿子带我去书场做“免费”听众。小时候听了不少古书,现在想想,长大后,业余给孩子们写小说、编故事,我的想象力还算丰富,这与儿时爱听书不无关系。

给老王带来不少生意,除了小区居民外,小区周边的单位都请老王上门清理废旧物品,老王也总是做得让大家满意。

有次我与老王闲聊,问老王没事刷手机看报纸主要看什么,老王说自己几乎不看那些娱乐八卦,喜欢看国内外大事、国家的政策举措之类的内容。我有点吃惊。老王说道:“你不知道,看手机和报纸里的娱乐八卦很耽搁时间的,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回头想想脑子还是空荡荡的。看国内外形势、国家政策这类新闻就不一样,能帮助我做生意呢。”难怪与老王有几次聊到国内外形势,老王如数家珍,我终于有答案了。

老王已是拥有南京市户籍的市民,他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在老家都已经结婚成家,外孙、外孙女都上小学了,不用老王操心,逢年过节回老家还享受着两个“小棉袄”衣服鞋帽食品孝敬,自己也给两个孙辈在南京买几大包特产和学习用品。每当说到这里,老王都是美滋滋的。老王告诉我他前些年用打工积攒的钱在南京城区尧化门一带购置了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我说老王你真有眼光真有魄力,我佩服你。他说,今后南京市的房子过户给儿子,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

南京欢迎老王的到来,老王靠自己的友善诚实、勤劳节俭和好学的品质融入了这座城市,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值得尊重,更要为他点赞。

蝉声鸣鸣

蝉声启,夏正浓。蝉,夏日里的歌者。每当听见第一声“知了——知了——”悠长的蝉鸣,就知道高温酷热的夏日已经到来了。

蝉的体型虽小,但嗓门儿极高,音调拖得老长、传得很远,展示出一鸣惊人的强大统治力。越是酷暑难耐的响晴天,栖伏在梧桐树上的蝉叫得越是起劲,音阶始终在高八度区间游走,甚至可以用声嘶力竭来形容。夏日幽静的村庄,因此起伏、喧闹不息的蝉声,而多了几分生气。

套知了,是我们少年生活的一大乐趣,孩子们常常被那盖过一切虫吟鸟唱的蝉的声浪所吸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循着蝉的嘶鸣声,想着法子满村捕蝉。无奈,蝉的警惕性极高,视觉太过敏锐,外界稍稍有一点惊扰,蝉的歌声便戛然而止,让你很难发现它的踪影。蝉还生着一对与飞鸟可以匹敌的薄薄蝉翼,感觉危险来临时,便倏忽飞走,躲进另一处深沉的浓荫里,继续它嘹亮而热烈的歌唱。所以那时,我们对蝉的追捕,多半是徒劳无功。忙活半天,往往只能寻到几只粘在树干上透明发亮早已风干了的蝉蜕聊以自慰。蝉蜕攒多了,可在走村串乡的货郎挑子那换几粒香甜的糖豆吃。

曾经,翻阅过一篇关于蝉的科普文章。原来,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昆虫,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传奇一生。蝉生命中绝大部分时光,都蛰伏于地下潮湿的泥土里,在漫长的黑暗与孤独中泅渡。据说,一只蝉,从蝉卵到柔弱的幼蝉,在地下蛰伏四至七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破土而出,重新回到树上。而所谓“金蝉脱壳”,是指蝉在蛰居地下和钻出地面后,要经历四至五次痛苦脱壳。一次次脱胎换骨,才艰难地蜕变发育为成虫。是夏日炽烈的阳光和灼热的空气,赐予它无穷的力量,让它亢奋不已,让它感受到生命的欢愉。从清晨到日暮,蝉儿终日不知疲倦地尽情吟唱,直唱到嗓音嘶哑。从一只蝉的身上,可以感知生命的坚忍与顽强。

蝉栖于高枝,卓然不群,餐风饮露,居高声远,余音袅袅。蝉有君子那种性情高洁的操行,因而备受尊崇。在古代,人们常以玉蝉作为吉祥的饰物,随身佩戴,以显示自己的清俊高逸。

蝉,也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被赋予丰富文化内涵,视为纯洁、清高、通灵的象征,无数次出现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描写鸣蝉的古诗数不胜数,尤以唐人虞世南这首《蝉》最为有名。诗句凝练传神,比兴巧妙。诗人托物寓意,以秋蝉高洁清远的品性自况。

蝉的生命周期十分特殊,特别是其孤寂的地下生活阶段和艰难的羽化过程,被赋予生命重生和蜕变的象征意义,这与禅宗追求的精神觉醒和内心宁静不谋而合。“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静,并非无声无息。蝉声鸣鸣,禅意幽幽。从风水学角度来说,高亢、悠长的蝉鸣声,能够驱散身边的负能量,带来宁静祥和的氛围,被视为吉祥之音。

“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我发现,一个人的心境,往往随着光阴变幻、年岁渐长而不断发生改变。少年时,感觉聒噪刺耳、单调乏味的蝉鸣,如今听起来,却是那么悠扬,那么美妙,声声入耳。

安徽长丰刘宏江

周郎桥

在南京江宁的广袤大地上,有一座周郎桥。这座古桥横跨岁月长河,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海桑田。

周郎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东吴名将周瑜奉命率军沿江东下,当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至江宁土桥时,一条宽阔汹涌的河流横亘眼前,挡住了前进的道路。军情十万火急,周瑜当机立断,下令必须在一天之内建起一座桥。他亲自指挥,巧妙地将附近一座闲置的大石桥拆除,把材料运来用于新桥的建造。在他的带领下,众人齐心协力,果然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将桥建好。周瑜策马过桥时,马蹄在桥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后人便将这座桥命名为“周郎桥”,以此纪念周瑜的神勇与智慧。这段传奇故事不仅为周郎桥增添了神秘色彩,也让它成为三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周郎桥的周边地区,也因这座桥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印记。自古以来,周郎桥便是连接句容、贯通东西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通往湖熟、秣陵的必经之路。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这里曾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桥西五里的村庄,在宋代时人流如织,居民不断增多,当时被称为土桥市,后来改为土桥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岁月变迁,如今许多事物都已消逝,只留下这座古桥,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2008年,周郎桥被列入第一批江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它历史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千百年来,周郎桥历经无数次风雨的侵蚀、战乱的破坏,却始终顽强地屹立在那里。它多次经历重建与修缮,从最初简陋的土石桥,逐步演变成如今坚固的钢筋水泥桥。虽然桥的形式与结构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但桥名始终未改,成为江宁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见证了江宁的历史变迁,承载了无数人的乡愁与记忆。

依托周郎桥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业,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让古老的周郎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周郎桥,它不仅仅是一座桥。

南京吴月华

南京杨清生

老王

我住的居民小区外,常年有个中年男子,要么坐在马路边,要么坐在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上,全神贯注,或看手机或看报纸,如果附近的居民喊他,他立马丢下手上的东西,应声而去。他就是收废品的老王。

我住到这个小区十多年了,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老王,与老王也慢慢熟络了,见面互相之间都要打声招呼问好。老王今年50多岁,老家在安徽淮北一个偏僻的村庄,到南京已经三十多年了。最初到南京,他什么都干,从建筑工地的小工、送货员到马路清洁工、居民小区的门卫等等。他说起步阶段自己干了不下二十个工种,多方位接触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找适合自己的活儿,最终选定了收废品这个行业。

记得第一次与老王打交道是家中有些旧报刊,叫老王直接上门取走不要钱,老王不干,他憨憨地说:“我就是做这个买卖的,怎么可以不给钱呢?”捋好称重后坚持按照市场价给钱。本来让老王上门帮助处理家里的旧报刊,他反而一定要按照做买卖付钱,搞得好几次我都不习惯也怪不好意思,但对老王的好感也油然而生,感到老王这人真诚厚道。

上门收完废旧物品后,老王总要把楼道里落下的纸屑、灰尘用随身携带的扫帚抹布清扫擦抹得干干净净。居民说:“老王,你回去做生意吧,这点小事我们自己来做,况且还有小区保洁员呢。”老王说:“搞干净了,你们看得舒服,我也看得舒服,我已经习惯了!”老王这个“习惯”让小区的居民们交口称赞,口口相传也

南京陈银健